

痒痒熊

[以] 奥伦·拉维/著 [德] 沃尔夫·埃布鲁赫/绘 喻之晓/译



痒痒熊

[以] 奥伦·拉维/著 [德] 沃尔夫·埃布鲁赫/绘 喻之晓/译

痒痒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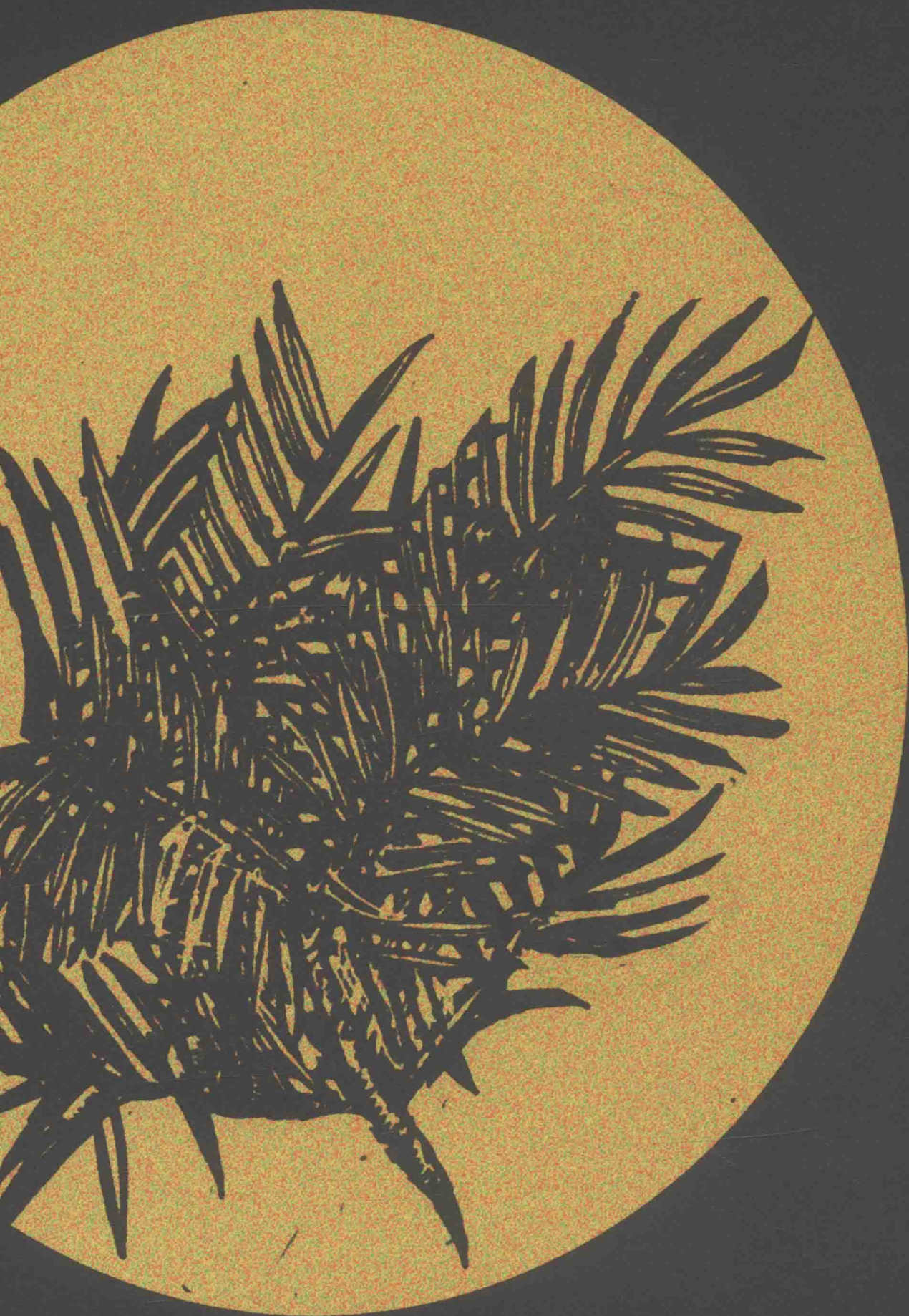
[以] 奥伦·拉维/著 [德] 沃尔夫·埃布鲁赫/绘 喻之晓/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

从前，有一个痒痒。

不是个大大的痒痒，
也不是个小小的痒痒。
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痒痒。
这个痒痒想让人挠挠它。

从前呀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差不多是“从前”的十五分钟后，痒痒看见了一棵树，就开始在上面蹭痒痒。这时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：痒痒开始长大了。而且，它越是蹭，就长得越大。

“真有意思。”痒痒想，继续蹭啊蹭。一分钟以后，痒痒身上长出了皮毛，把痒痒包在了里面。皮毛里又长出了胳膊、腿和鼻子……没多久，痒痒看起来就很像……像一只熊了。

一只熊？？？？

所有人都知道，熊蹭来蹭去是因为它们痒痒，可是没多少人知道，痒痒蹭来蹭去是因为它们是熊！

痒痒越是蹭，就长得越像熊。

最后，在这个从来没有熊的地方，出现了一只从前根本不存在的熊！

熊睁开眼睛，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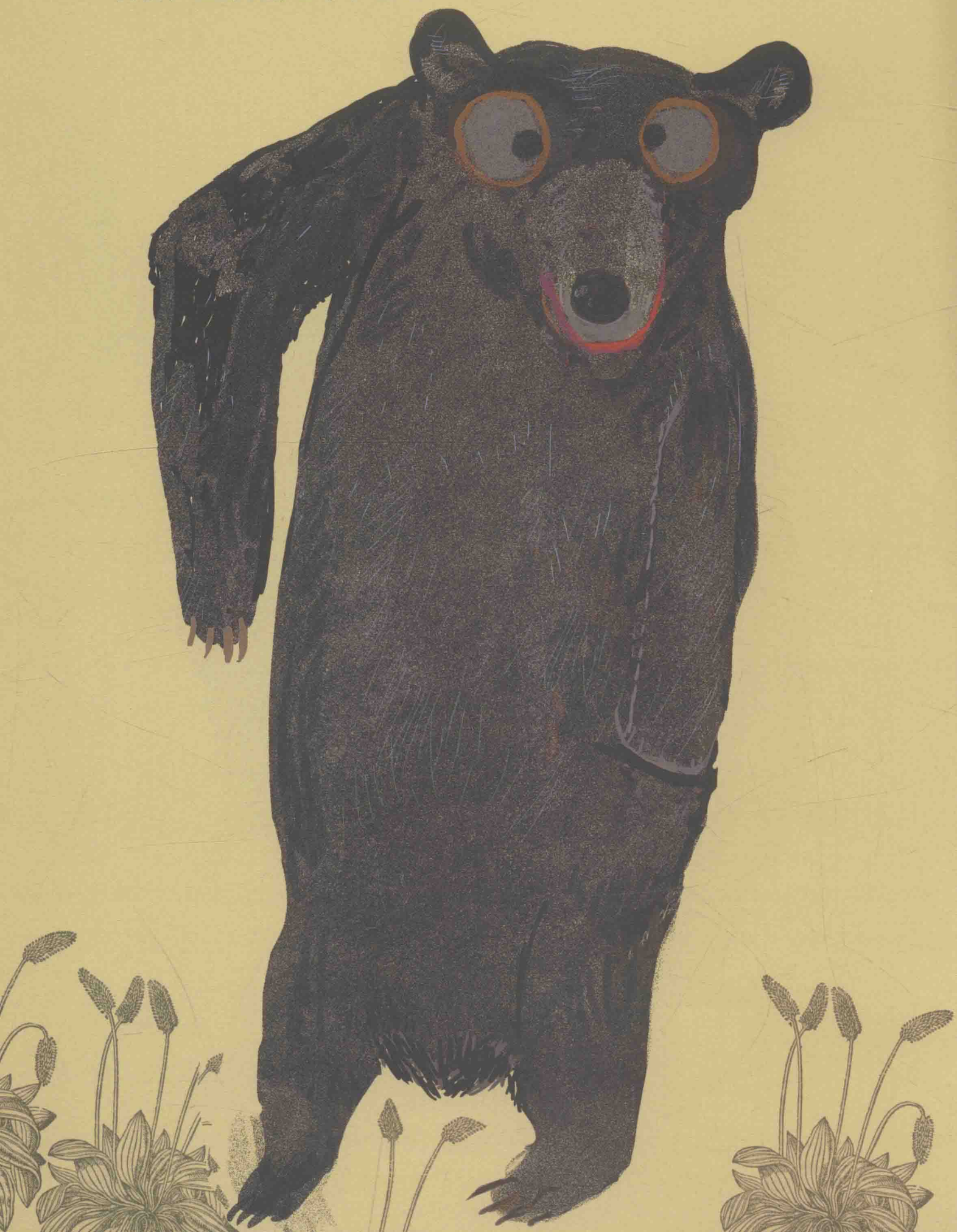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点没错。”他说，因为他是一只非常乐观的熊。

他看看左边，又看看右边，发现自己很孤单。

“我是第一只熊吗？”他想，“还是最后一只呢？”然后他开始思考，当孤身一人时，是做第一个好，还是做最后一个好？



突然，他发现自己有个兜儿！



他把手伸进兜儿里，摸出了一张折起来的字条。
上面写着：

你
是
我
吗
？

熊挠挠头：“这是个不错的问题。”
他继续往下读。

请寻找以下有用的线索：

1. 我是一只善良的熊。
2. 我是一只快乐的熊。
3. 并且，还很帅。

“好吧。”熊说，“我希望我是‘我’。”
随后，他出发了。

熊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发现自己周围渐渐长出了一片奇妙的森林。熊不禁想，要是他不到处看，森林还会不会生长呢？于是，他闭上了眼睛。可是，那样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呀。随后，他偷偷看了一眼。好吧，森林还在继续生长。于是他想：

我越是看，
就越是不知道，
当我不看的时候，
树木和鲜花是否还在生长。

真是个美好的想法。

熊用一支铅笔记了下来。这支铅笔是他在耳朵后面找到的。





在从前那个时候，这片奇妙的森林还很宁静。

熊能听见好多种寂静。

有树叶小小的寂静，有大地深深的寂静，有树木古老的寂静。

还有一种寂静，是所有寂静中最最寂静的，也是最难察觉的。

那是他自己心中的寂静。

熊仔细聆听着，追随着自己心中寂静的声音，来到了森林的中央。

突然，他看见远处有一个奇怪的东西。

那东西在向他招手。



原来，那不是个奇怪的东西，而是两个奇怪的东西，一个坐在另一个身上。那是舒舒服服的牛和懒懒散散的蜥蜴。

舒舒服服的牛是一头软软的大大的牛，长得就像一张沙发。也可以说，她就是一张软软的大大的沙发，不过长成了牛的样子。她是一头让人感到非常舒服的牛，也是一张让人感到非常舒服的沙发。

懒懒散散的蜥蜴是一只瘦瘦的蜥蜴，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。他像平时一样，懒懒地坐在舒舒服服的牛背上，抽着一根很粗的雪茄。他实在是太懒了，根本不愿意自己走；他实在是太懒了，根本不愿意自己站；他实在是太懒了，根本不愿意自己坐。有几次他倒是自己摔了下去，不过根本没摔多远。

“你好。”熊说。



“你好，熊。”牛说，“能见到你真好。”

“你认识我吗？”熊问。

“毫无疑问。”牛笑了。

熊挠挠头：“我认识……你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牛说。



“我们是朋友吗？”熊充满期待地问。

“当然是。”牛微笑着回答。

“真的吗？那我们也是朋友吗？”熊拍着手，扭头问懒懒散散的蜥蜴。

懒懒散散的蜥蜴使劲儿喷出一口烟，停了好久才说：“老朋友了。”

这真是个好消息。交到新朋友是件好事儿，而交到老朋友是件更好的事儿。

熊压低了声音，弯下腰说：“好吧，兴许你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请你们真诚地回答我：我是一只善良的熊吗？”

“你是我见过的最最善良的熊。”牛说。

熊的脸都红了：“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他从兜儿里掏出一张纸片，写道：

1. 我是一只善良的熊。

“我必须跑步前进了。”他说。

“去哪？”牛问。

“去找找看，我是不是真的是‘我’。”

“我希望你是。”牛说。